

样子很好笑，不像电影里的八路军伤员，像鬼子。老鼠点头。

那天晚上，父亲像个孩子一样向母亲撒娇。他说，惠，我脑袋疼，心口疼。由于他现在是一名伤员，母亲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他的撒娇。父亲求母亲别离开他，别去参加什么狗屁的高考，说着说着就喘起气来，像镇干部一样。

很显然，母亲不能复习功课了。她到药房上班的时候，大口大口地喝茶，目光绝望。她现在只能在药房抽点时间看书，但她看不进去。她总是把书本翻得哗哗响，根本就不像看书的样子。

[贰]

母亲有一段日子没看书，这使得父亲心情放松，病也随之好了。我觉得他好了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毕竟他不用拿脑袋撞墙了。他一撞墙我就害怕。

但是好景不长，有天晚上父亲又开始撞墙了，这次撞得比以往每一次都响。我特别害怕，就敲敲写字台，把老鼠叫出来，让它跟我一起去他们的房间。

父亲结痂的地方又破了。母亲铁了心，抱着胳膊站在房门口，说，你这个卑鄙的小人，这次你就是撞死我也要跟你离婚。不，你要是死了才好呢，我就不用离婚了。天天拿死来威胁一个女人，你算个什么男人！

老鼠拿小爪子碰碰我的脚面，我知道它也挺害怕的，让我出去找人。我撒腿就跑出去，跑出院子，从那些床单之间穿过，跑进医院后门。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地方白天晚上都挂着床单，有一条不知道怎么卷在我身上了，我也顾不得解开，披着它就跑进医生值班室，把值班医生吓了一跳，以为我是鬼。

那天晚上为了制止已经陷入癫狂状态的父亲，他们给他处理好伤口后，给他服了安定片，让他睡觉。母亲的意见是把他绑起来，省得他醒来以后继续吓人。她在家东翻西找，找到一截绳子，让我帮她捆绑林宝山。

母亲的手白白嫩嫩的，胳膊又那么细，拿着那截绳子不知道从哪下手。我也不会。最后母亲很生气地把绳子团一团，塞到锅灶里，说，他要死就让他死好了，他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一点尊严都没有，还不如死了好。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找杨雪，希望她能帮我想个好主意。这样下去，林宝山

我是不相信吉普车司机的话的，一对仇敌怎么可能突然之间就友好了呢？而且，张惠和王小雅回到槐花洲之后，根本就没有任何亲热的举动，她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像过去一样，见了面用白眼招呼。

但是，吉普车司机应该是不会撒谎的，而且，传言也说她们两人跟一个男的一起逛街。为什么在县城里她们可以友好相处，一回到槐花洲就恢复了仇敌关系？而且她们在县城里不仅是很友好的，还有共同的秘密，回到槐花洲后，又共同保守了这个秘密。秘密就是她们两人中的一个人跟手风琴手之间的关系。

当年的那个失踪事件不久就平息了。镇政府出面辟谣，说是他们派她们两人到县城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她们跟那个拉手风琴的男的在一起，是因为镇政府也想办一个文艺宣传队，以便响应《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刊登的“国务院关于春节期间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宣传慰问活动的通知”精神，并且要把这个精神进行举一反三的贯彻，不仅要在春节期间加强宣传慰问，还要在日常加强宣传慰问。

我很感谢张惠的那个淡绿色本子。多年以后当我在烟台昌厚里外婆家的祖屋里开始写这个小说时，母亲的笔记本给我提供了许多最原始的资料。

云南的请愿团到达北京，全国的知青都积极响应。母亲再次开始了她新一轮的希望。

但是，所有的事情又明明跟母亲是无关的。她曾试图离婚，失败了，现在，父亲怀里还揣着两条内裤，她更是失去了一切希望。

据母亲笔记本里最后一篇日记所讲，她此生最无法释怀的一件事情就是跟林宝山的结合。她和王小雅在同一个晚上跟林宝山和杨根茂发生了关系，而要命的是，她们也不知道关系是如何发生的，当时他们经常一起劳动一起玩，有个晚上，林宝山和杨根茂一起杀了一只不知道从哪弄来的老母鸡，他们四人喝了很多当地老白干，都很豪壮地喝醉了。她们在烂醉如泥的情况下有了我和杨雪。很幸运的是，我们很健康。

母亲没去成县城，她坐卧不安地等王小雅回来。王小雅却再一次失了踪。

镇政府大院上空三天没有听到王小雅嘹亮的广播声，由于有第一次的失踪作为基础，这次镇政府表现出了一种暧昧的平静。他们感到棘手的事情就是，没有人替代王小雅去广播室广播了。那年月的通知总是很多的，而且，他们听惯了城里话，要是广播里冒出一句槐花洲方言，全镇的人都会觉得不习惯。

后来，他们来找张惠，让她代替王小雅去广播几天，但是张惠冷漠地拒绝了。他们去我家的时候，母亲在院子里晒太阳，她咬着自己的指甲，看也不看他们，说，我不会广播。你们不是觉得王小雅广播得好吗，那就找她去呀。

他们不得不告诉张惠，王小雅失踪了。他们顺便问张惠，知不知道王小雅可能去了什么地方？张惠反问道，我怎么能知道她去了哪里？他们说，上次你们不是一起在县城失踪的吗？张惠说，谁说的？我跟王小雅是仇敌，整个槐花洲的人谁不知道？再说了，王小雅这段时间疯疯癫癫地老往县城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失踪个三两天，有什么稀罕？

王小雅从县城回来以后，我迫不及待地去看她，想问问她县城那边有没有探听到什么新情况。但是王小雅很奇怪，她好像完全忘了去县城的目的，很茫然地看着我，说，我没顾上打听。好像她在县城待那三天，完全跟她临行之前我们说过的话题无关。

很显然，王小雅的心思并不在那件事上，有什么新的事情打乱了她的计划。她带着新的事情回到了槐花洲，敷衍了我几句，就上床躺下了。

这种区别。夏天，女生们透过我们的白色的确良衬衣，能看到后背上两条细细的带子，和前面若隐若现的蕾丝花边，她们很想知道它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但它像一道屏障，使她们不愿意亲密无间地翻着我们的衣领进去探看一番。学校里的几个女老师都是民办老师，她们给我们上完课以后就变成普通劳动妇女，在我们穿上胸罩之后，有一个地理老师利用到县教育局开会的机会买了一件胸罩，于是其他女老师才敢纷纷效仿。

而就在胸罩慢慢失去神秘感的时候，喜欢惹是生非的杨雪却常常故意不穿胸罩了。她在家嘲笑那些跟风的女老师，同时挺着毫无束缚的胸，在街上和校园里走来走去。

相比于沉甸甸的胸部，我倒是更喜欢杨雪自来卷的头发。她脸长得小小的，头发却很蓬勃，又是天生的自来卷，整个看起来像是漫画里可爱的小绵羊。

杨雪重新规矩穿上胸罩，是在她恋爱以后。她早恋的对象是那个名叫邹明的男生，七岁的时候，我在山洞口看两只乌鸦筑巢，是杨雪和邹明把我带回家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杨雪从小就喜欢跟邹明混在一起，他从小就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现在虽然长得很帅，是学校里的大众情人，很多女生喜欢的对象，但仍然是一个差学生，学习成绩差，纪律差，品德差。

那天我回家以后发现作业本忘在学校里，返回去的路上，看到邹明跟杨雪走在一起，非常亲密，邹明拉着杨雪的手。他们在快到家属院的时候才分开，我从墙边走出来，对杨雪说，你晚自习后总说要开班委会，原来是骗我的。

杨雪嘻嘻地笑着说，对不起啊林雪，让你上当受骗啦！

我心里不悦，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我说，你觉得邹明哪里好？

杨雪说，当然好了，你不知道我们艺术团里多少女生喜欢他呢。

我说，你是因为很多女生喜欢他才喜欢他的吗？

杨雪说，我不比任何女生差。

我说，我明白了，你就是为了证明别的女生不如你，是不是？

杨雪说，也不单纯是为了这个，我也挺喜欢邹明的。

我觉得杨雪应该好好学习，可是她偏偏不喜欢学习。学校成立了艺术团，秋天要到县里参加文艺会演，她是报幕员兼独唱演员兼合唱指挥兼电子琴演奏员。没了她，我们学校的演出就要瘫痪。邹明也是艺术团里的，杨雪独唱时他

[贰]

我想象里的很多混乱局面都没有发生。我们的家很安静。

那天中午刘光头最终没敢去吃红烧肉，王小雅守着一大碗红烧肉，说，这个小刘，连红烧肉也不来吃，傻瓜。

杨雪慢悠悠地说，她刚刚吃别的肉了，饱着呢。

王小雅问，吃什么肉了？在哪吃的？

杨雪狼吞虎咽地吃肉，不答理王小雅。

吃完饭后杨雪躺在床上直摸肚子，说吃得太饱了，不舒服。我说，你吃的是有点多，会影响消化的。杨雪说，我流了那么多血，不补补怎么行呢。

光头很多天没来，王小雅不做红烧肉了，改包水饺，说，你们俩叫你小刘叔叔去，来家吃水饺。

我们俩就去商店门口找刘光头。刘光头穿着跨栏背心，正在跟一个小青年打台球，旁边聚着几个看热闹的人。小青年说，刘光头，又叫你吃红烧肉了。

刘光头瞟我和杨雪，又把脸趴到台球案子上。我们俩仍旧倚在门框上看他们打台球。又打了一会儿，刘光头说，不打了。杨雪一个箭步从门框子上直起身来，刘光头刚迈上摩托车，杨雪就一偏腿坐了上去，回头招呼我，林雪，愣着干吗，快过来。我说你自己坐吧，俩人坐不开。

杨雪说，那你自己走回去吧，马上回去啊！

杨雪圈起胳膊来搂住刘光头的腰，说，走啊！

跟刘光头一起打台球的小青年说，就是，怎么还不走，有好吃的呢！

我回到家，正赶上王小雅的水饺出锅，她放了两盘子在刘光头跟前，说，你是不是忘了我做的饭什么味道了？

杨雪看看那两盘水饺，说，您也不怕撑死他。

刘光头夹起一只水饺刚要往嘴里送，杨雪忽然把嘴巴伸过去。刘光头很尴尬，不知道该把水饺填到自己嘴里还是杨雪嘴里。我在桌子底下用脚碰碰杨雪，杨雪却狠劲地踹了我一脚，我知道她在让我少管闲事。王小雅愣了一下，说，都十五岁的大姑娘了，怎么还像个孩子，看将来谁娶你。

杨雪从凳子上站起来，一屁股坐在刘光头大腿上，指着刘光头对王小雅

桔子和花生在前面吸引他，他跟着我走上白桥，但最多走到桥中心，就放弃追逐美味，掉头回去了。

我无法探究林宝山的意识和思想，也许他走上白桥的一刹那，就觉得心里发慌，搞不清楚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因此他拒绝走下去。傻子的潜意识也许比常人要强烈。

这个暑假里，我除了试探林宝山是否能跟我上山以外，主要是陪杨雪。其实杨雪晕倒之后，在床上躺了几天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但我很同情她。她被强暴了，又被分到普通班，升入重点高中是没有指望了。

我安慰她说，杨雪，你有艺术天分，你可以考艺校。

杨雪摇摇头说，我什么学校也不考了，毕业后就让她给我找个工作。

现在杨雪很少叫王小雅妈妈了，只用“她”来代替。

我说，你不是很想当一名广播员吗？

杨雪说，我不当了。当广播员没意思，就像她那样。

杨雪不想当广播员了，这使我很失望。小时候她说她将来要当一名广播员，像她母亲王小雅一样，让很多人都听到她的声音，而我说我想当一名作家。现在，我想当一名作家的理想还没有改变，杨雪却不想当广播员了。她成为一个没有理想的女生。

杨雪从她床上跳下来，钻到我被窝里，搂着我。我说，你的手真凉。杨雪说，大人们说手凉没人疼，看来是真的啊。

[贰]

一九八七年暑假，我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情，给江老师写了一封信。

也许给江老师写信是我蓄谋已久的一件事情，因为早在放暑假之前，我就背熟了他家里的地址和邮政编码。我主动去教导处帮他拿信，偷偷记下了信封上的地址。

写这封信之前我犹豫了很久。在这之前，我没给任何人写过信，只看到很多男生给杨雪写信，有时候杨雪不想看，就让我帮她看，然后念给她听。那

第五章 初三女生

[壹]

暑假结束了。我不知道如何面对离别了一个暑假的江老师。在给他写信的时候，我只感到甜蜜，盼望相见。现在他回来了，我走在校园里，还没有看到他，就闻到了他的气息，它们飘荡在校园里，混合着八月的芙蓉花香，让我的嗅觉变得是那么贪婪。我希望能独自拥有这校园里的所有空气。

他洗了毛巾被，晾在宿舍门外的铁丝上。他的毛巾被是淡蓝色的。他晾完毛巾被之后，回宿舍拿着饭盒走出来，走向食堂。这个时候他发现了，招手叫我过去。

我慌乱地走过去，觉得那条路很漫长。江老师笑着说，林雪，长高了，又漂亮了。脸晒黑了，不过很健康。

江老师的笑是那么迷人，一瞬间让我感到心里悲凉。我是一只丑小鸭。

江老师伸伸自己的胳膊，问我，看看，我怎么样？

我说，江老师，你好像瘦了。

他说，是吗？瘦了吗？

他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说，多吃点就会胖起来的。

我说，咱们食堂的饭菜做得不好吃。

他说，的确不好吃，不过没关系，我还有饼干。

我说，我小时候常常跟妈妈一起，趴在被窝里吃饼干。

宿舍，没收她们的小说和手电筒。

杨雪这么一说，我觉得还真有那么点意思。我很喜欢林青霞，有一个塑料皮本，里面专门贴了一些港台明星的照片，里面数林青霞的最多。王小雅订了《大众电影》和《上影画报》，每当来了一期新的，她看完以后就扔到我们屋的写字台上不要了，杨雪对她们不太感兴趣，有时候看两眼，有时候连翻都不翻。我就拿剪刀把自己喜欢的那些演员剪下来，贴到本子上。我打心眼里觉得杨雪将来可以当一名演员，她那么漂亮，还会唱歌跳舞弹电子琴，不当演员很可惜。但是杨雪偏偏不务正业地迷上打台球。

快到黄昏时分，江老师终于从县城回来了。看到他从车上下来的那一刻，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出现了幻觉，或者是又做梦了。我掐了一下自己的胳膊，很疼，这才确认是真的。

江老师胳膊底下夹着一把折叠起来的藤椅，他老远就招呼我，林雪，过来帮忙！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江老师从县城帮我买了一把藤椅，而且，跟我母亲生前坐过的那把从外形和做工上都差别不大。我们没回学校，直接把藤椅扛上了山。它静静地卧在山洞里，我听到它的每个骨节都在跟我说话，说它喜欢这里。

我只觉得神秘。命运的神秘，机缘的神秘，生的神秘，死的神秘。

[肆]

杨雪去县教育局参加文艺会演了。

我忽然觉得很孤单。我想，我跟杨雪之间的关系，有点相依为命的感觉。

王小雅也很无聊，这个晚上光头没有来。王小雅来到我的房间，说，林雪，陪阿姨说会儿话行吗？

我说行。

王小雅进来的时候我正在看书，江老师从县城给我带回来的《百年孤独》。那天在山洞里，我们把藤椅放好以后，他忽然变戏法似的从包里拿出

江老师用一种迷蒙的眼神看着我，我不确定他是在看我，还是在想他的女朋友。我站起来走到墙边，拽住灯绳看着他。他跟他的女朋友曾经玩过拽灯绳的游戏，那个时候我是多么羡慕他的女朋友。

我不知道我拽住灯绳是在渴求他的鼓励，还是在等待他的抵抗。但是他什么也没做。没有鼓励也没有抵抗，只是迷迷糊糊地走过来看着我。于是我就拉下了那根灯绳。灯忽地灭了，房间里陷入了黑暗。我感到一种地狱般的邪恶从房间各个角落冒出来，却那么让人向往和亲近。

他的胳膊碰到我的脸，停了一下。然而他又离开了，摸索到了灯绳。房间里刷地亮了。

现在他离我很近，我听得到他的呼吸，不，是喘息。我又拉住灯绳，我们的游戏开始了。人物置换了，场景没有变。窗外的人走到屋子里，屋子里的人现在在遥远的县城。

在灯又一次灭掉之后，江老师终于没力气跟我继续玩这个游戏了。我们在黑暗里抱在一起。事后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到底是谁先抱了谁。他对调查组的人说是他主动抱了我。

我始终不知道，那天晚上是谁发现了我们的游戏。

他们在体育课上带走了江老师。当时我们班正在操场上上体育课，音乐老师带着大约一百名同学在操场上进行运动会开幕式的最后一次彩排，锣鼓喧天，彩旗飘扬。杨雪拿着指挥棒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浩大的仪仗队。两年一届的秋季运动会几乎是槐花洲的一场盛事，镇政府等机构也要组队参与，所以开幕式场面浩大，镇上的人都跑进来围观

那一天，包括彩排的同学和老师，上体育课的同学，围观的群众，约有几百个人目睹了他们带走江老师的整个过程。

他们是开着车来的。其实他们离学校很近，完全可以步行，但是他们却开了车。仿佛不开车就不足以证明事件的严肃性。他们带走江老师的时候甚至拉响了警笛，仪仗队的锣鼓全都停了下来。整个操场上安静得像黑夜，只剩下怪叫的警笛声。

就没了。

晚上，杨雪告诉我，做掉的那个孩子是刘光头的。尽管我对此有些心理准备，却还是将信将疑，因为刘光头现在跟过去判若两人，近似于半傻。除非他是装出来的。

我问杨雪，刘光头又强暴了你？这次我们一定要去告他。

谁知道杨雪却说，跟他无关，是我主动的。

我说，这太不可思议了，难道你看上了刘光头？

杨雪说，开什么国际玩笑。

我说，那到底是为什么？

杨雪说，你不觉得刘光头像变了个人？

我说，对呀，谁都能看出来。

杨雪说，可我总觉得这事很怪，一个人好端端的怎么就变化这么大呢？以前他多张狂啊，还老是主动来黏糊我，现在他整个一个木瓜。他越像个木瓜，我就越对他感到好奇。

我说，你是不是觉得他不黏糊你就很没意思？

杨雪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可能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觉得没意思。干什么都没意思。你还能考大学，我连个普通高中都考不上。

我说，我明白了，你这是在破罐子破摔吧？

杨雪无所谓地说，我除了破罐子破摔也没别的事可干了。

自从流产，杨雪瘦了很多。我开始在心里诅咒刘光头，希望他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如果他不能像我父亲那样把自己走丢，干脆死掉也好。

[贰]

多年以后我还一直对自己某些时刻突然而至的念头感到不可思议，那些念头莫名其妙，仿佛被神秘的符咒光顾过。

那年冬天，刘光头不久就真的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了，他骑着摩托车在马路上摔死了。那天雪很大。

下几粒鸟屎。学校给学生发了旧毯子御寒，平均三名学生分到一床毯子，我们把它搭在被子上。

雪片从裂缝里悄悄地落下来，落到毯子上。所有同学都在沉睡，只有我醒着。我被这奇异的景观迷住了，那些雪在毯子上轻声细语，以至于我不敢翻身，生怕惊了它们。

以后我睡觉就养成了整夜不翻身的习惯。那年冬天，不断有雪从门缝外渗进来，渗进我的梦里。

此后我再也没有住过那样的宿舍，从门缝里看到月光和雪光，在睡梦里听到落雪的声音，早晨醒来，发现自己被雪给埋住了。我甚至希望天天下雪，就因为喜欢那种被埋的感觉。那感觉多奇异，让我产生幻觉，仿佛我跟张惠合二为一。

那种时刻，张惠所有的梦想和疼痛我都完全能够体悟，她所经历的那些事情，仿佛我正一件一件在那些夜里重新经历。

特别是早晨醒来的那一刻，我希望我已死去，死在大雪里。然而每次我不得不睁开眼，因为旁边的同学都起床了，为了迎接中考，我们必须天不亮就起床，然后在教室里点着蜡烛上两节早自习，之后才能迎来黎明的曙光。大家都在拼命备考，只有考出去，最好直接考上中专，把户口带到城里去，直接实现农转非。

没有在槐花洲中学上过学的人，很难想象一九八七年我们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还能如此清苦。我正式成为一名跟王英一样的住校生，除了住在星光月光雪光交相辉映的宿舍，还每顿吃掺杂着虫子的窝头和馒头，喝五分钱一份的菜汤。

我们总是喝瓜菜汤，那种很老的瓜，皮都老成了黄色，厚得像铁片。把瓜用菜刀剁碎，扔到大锅里，填上水和盐，煮。学校里总是养着几头猪，过年过节杀了给老师分福利，这时候老师吃肉我们喝汤，食堂里的大师傅会剁几块肥肉扔在汤里。领饭的值日生提着桶去食堂里领回一个小组的饭，大家伸着饭盒围在桶周围。

我们组有个女生，瘦得像一颗豆芽，每到她分饭、又有肥肉片的时候，都要把勺子在桶里转来转去，很巧妙地舀起那片漂浮着的肥肉，最后把它倒到自己的饭盒里。